

德國印象記

黃賢俊著



黃賢俊著

德國印象記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德國印象記目錄

一	引言.....	一
二	我竟到漢堡來了.....	九
三	街頭掇拾.....	一三
四	哈廣百動物園.....	一九
五	登車前後.....	二三
六	N氏的家庭.....	二六
七	記褒登女士.....	三三
八	洋人眼底的中國.....	三九
九	小腳花鞋與鴉片煙槍.....	四六

一〇	勃朗斯威城的鳥瞰·····	五一
一一	一個會說中國話的德人·····	六九
一二	德國人生活的一斑·····	七三
一三	皈依自然的運動·····	八〇
一四	氣燄萬丈的政黨·····	八六
一五	德國新聞事業一瞥·····	一〇七
一六	柏林風光的輪廓畫·····	一二一
一七	學校制度與教育行政·····	一三四
一八	德國的初等教育·····	一四一
一九	德國的中等教育·····	一四九
二〇	德國的高等教育·····	一五七

二一	德國的師範教育·····	一六八
二二	德國的職業教育·····	一七六
二三	德國的社會教育·····	一八三
二四	德國出版界雜誌·····	一九九
二五	談談德國女人·····	二〇七
二六	男女關係與婚姻問題·····	二一三
二七	哈茨山紀游·····	二一九
二八	聖誕節與新年·····	二二七
二九	旅德華僑狀況·····	二三六
三〇	留德學生的生活·····	二三九

德國印象記

黃賢俊著

一 引言

二千多年以前，意大利北部的平原，荒涼空漠，叢莽深澤，仰望是層巒疊障的阿爾卑斯山（Alps Gebirge），俯瞰是浩蕩泓流的萊茵河（Rhein Fluss）。這兒住着一羣遊牧的人民，碧眼黃髮，體高身壯，先打敗了羅馬的軍隊，復擊退了奇醜的匈奴人（Huns）。他們是德意志民族的老祖先，那平原便是德意志民族的發源地。

德意志民族屬於日耳曼種，耐勞堅忍，至誠爽直，既不若拉丁民族的輕浮浪漫，復不似薩克遜民族的虛偽傲慢。同時，還有窮本探源的特性，大公無私的精神，富有理想的天才，合於科學的思想——這些都是德意志「不膚撓不目逃」屹然而立的緣因。

德意志（Deutschland）立於歐洲的中心，土地四六八、七一七方里，人口六二、五

九五、五七五人。三百年前德國領土四分五裂，各邦割據一方，明爭暗鬥，禍亂相乘，宗教戰爭，三十年戰爭，接踵而起，元氣日衰。一八零六年混世魔王拿破崙第一（Napoleon Bonaparte）蹂躪德境，直搗京都柏林，德國的存亡，危若旦夕。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黑格耳（Hegel, 1770—1831）、費希德（Fichte, 1762—1814）諸哲觀諸國難，奮臂一呼，稍張民氣，尤其是斐氏奔走各處，演述「告德意志的民族」（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一字一淚，有如暮鼓晨鐘，給人一帖興奮劑，於是青年學生大覺悟起來，愛國運動如風起雲湧，集合民衆，共同從事戰爭的準備。一八一三年幾千萬德國的武裝健兒，浩浩蕩蕩轟轟烈烈地直望邊境出發共爭自由的波浪去了。

一八一四年三月底法軍大敗，拿破崙被放於地中海的愛爾勃（Elba）島。翌年拿破崙復從島中逃出，召集殘部再度出戰，六月十八日大敗於滑鐵盧（Waterloo）。第二次被放於大西洋的聖海倫（St. Helena）島。從此，拿破崙一蹶不振了，德意志也恢復自由了！

普王威廉第一 (Wilhelm I) 得鐵血宰相畢士麥 (Otto von Bismark) 的輔佐，勵精圖治，一八六四年一敗丹麥，得荷史敦 (Holstein) 和舒列斯威 (Schleswig) 兩省。一八六六年再攻奧國，陷入奧京，前後七星期。奧國屈降。一八七〇年三戰法國，德軍大獲勝利，直衝色旦 (Sedan)，拿破崙第三率師乞降，復前進，佔巴黎，圍得水洩不通，法國一敗塗地，而德法之讐，於是乎根深蒂固不可和解的了。在這戰期中，德國各邦聯合一致，一八七一年正月十八日威廉第一在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 (Palais de Versailles) 行加冕典禮，於是君臣協力經營，不及二十載，文物大備，一躍而成爲歐洲的第一強國。

威廉第一去世，其孫繼之，英明強幹，雄才大略，有乃祖風，惟野心勃勃，卒成了世界大戰的禍首。蓋威廉第二素懷大日耳曼主義，欲北拓荷蘭的亞蒙史脫丹 (Amsterdam) 及比利時 安特胃 (Antwerp)，南取巴爾幹的塞羅尼加 (Salonica)，甚至要將多腦河 (Danube Fluss) 流域，盡作他囊中之物。因之，猙獰的武裝衝突的悲劇，快要開始，而麥斯 (Maas) 河

畔，也將冒起陣陣的黑煙來了。

歐戰發生，鏖戰五載，德國以衆寡懸殊的緣故，於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正式簽訂「雖敗猶榮」的凡爾賽條約（Versailles Vertrag），除失去東西北三隅及一切屬地外，軍備縮減至最小限度，賠款一千三百二十萬萬金馬克，並賠付牲畜機器礦產材料等。抑且還要侵佔魯爾區域（Ruhrort）作實踐條約的保障，其榨壓之苛酷，實無可倫比。

德國丁此山窮水盡的時候，敗報頻傳，羣情共憤，全國輿論，率以德皇應該退位以謝國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初旬革命遽起，十日德皇自斯巴（Spa）大本營，出奔荷蘭，社會民主黨（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的愛勃脫（Ebert）氏聯合獨立社會黨組織純粹社會黨的內閣。翌年愛氏當選爲第一任聯邦大總統（Reichspräsident）八月十一日宣布共和成立，並頒行憲法（Die 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s vom 11. August 1919）。該黨政綱大都見於採用，所以德國新憲法，却含有不少德謨克拉西的精神。

自和約以迄今茲，已十有四年。這十四年間德國民衆圖謀崛起的決心，一日不怠。含辛茹苦，咬着牙根勉強支付賠款，以顧全國家的威信。曾幾何時，她仍然周旋於國際政治的舞台上，和戰勝國並駕齊驅；比如她在國際聯盟地位的優越（不失爲五巨頭之一），魯爾區域駐兵的撤退，白魯甯（Heinrich Brüning）外交的手腕，胡佛計劃（Hoover-Plan）的成功，再至洛桑（Lausanne）會議關於賠款問題的解決……都足證明戰後的德國怎樣向惡環境奮鬥的！

再就學術上言之，她所放的異彩亦足炫人！

我們既知道德國是個自然科學的國家，但還不知道她也是精神科學的淵藪。蓋其民族性愛好學術，對於百事無不用科學的精神，科學的頭腦，因之思潮澎湃，人才輩出。自諾貝爾獎金（Alfred Nobel 1833—1896 Paris）成立以來，德國人得獎者共三七人，爲全世界首屈一指。如一九三一年的獎金發表，化學爲德人菩希（Carl Bosch）與堡古斯

(Friedrich Bergius) 所得，醫學亦爲德人華堡 (Otto Warburg) 所得。六人中德人已佔其三，其學術的驚心動魄如此可見。哲學以「返於康德」爲復興的先聲，因之就產生了新康德主義 (Neu-Kantianismus)。歐美各國先後都有這種運動。該種運動初肇興於耶那大學 (Universitaet zu Jena) 弗里斯 (Fries 1773—1843) 既唱導於前，而林荷德父子 (K. L. Reinhold 1758—1823 U. E. Reinhold 1793—1855) 復附和於後，因之這種思想，氾濫於德國哲學界。其重要支派則有馬堡學派 (Marburger Schule)，領袖爲耶格 (Lange 1828—1875) 柯亨 (Cohen 1842—1918) 西南學派 (Sudaestliche Schule)，領袖爲溫德邦 (Windelband 1848—1915) 獨立學派 (Unabhängige Schule)，主要角色爲普耳森 (Paulsen 1846—1908) 溫德 (Wundt 1832—1917) 杜里舒 (Driesch 1867—) 等。舒物庇學派 (Schuppe Schule) 及文化宗教學派 (Kultur- u. Kultus-Schule) 均予歐美各國很深刻的影響。要之，德國康德哲學的復興運動，不特不是強

弩之末，而且是重張的了。

德國文學近有三個新的動向：（1）（新客觀主義 *Neue Sachlichkeit*）——大戰後應運而生的表觀主義（*Expressionismus*），畢竟不得不跟着社會的轉變而衰落。同時，唯物主義與反古運動的抬頭，促成寫實主義的重新復活，即所謂新客觀主義（亦譯為新即物主義）。這種傾向，就是就物寫實，一反表觀主義的尊重客觀，用新的眼光，觀察一切事物而客觀地描寫，帶有歌德（J. W. von Goethe 1749—1832）的作風。史脫英亥謨（*Carl Sternheim*）的「烏納希學派」（*Die Schule von Unzach*）為該思潮作品的嚆矢，而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幻象」（*Phantom*），湯麥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Der Zauberberg*），弗蘭克（*Leonhardt Frank*）的「喀爾與安娜」（*Karl und Anna*），紐曼（*Neumann*）的「鬼」（*Der Teufel*）……都是該思潮作品的翹楚。（2）戰爭小說的流行——戰爭的罪惡，已給德人大大的刺戟，新的醒悟，尤其是在痛定思痛滿目荒涼的今天，更令

人心悸魂消；對於殘酷的過去，引了許多的回憶，鉤了不少的恨悔；於是乎戰爭小說如洪水一樣氾濫於德國讀書界。如雷馬克（E. M. Remarque）的「西線無戰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 1929）及其續著「西線歸來」（Der Weg zurueck, 1931）茨萊格（A. Zweig）的「葛禮夏的叛亂」（Der Streit um den Sergeanten Grisha, 1928……）俱是轟動世界的偉大傑作，（三）普羅文學的躍動——近來德國經濟不景氣，生活不安定，人民思想益趨左傾，而普羅文學也日見發達，竟成了第二的蘇俄。德國音樂為世界第一，美術亦不亞法意，至於其他科學均是生氣勃勃，蒸蒸日上；德意志委實是個不可多得的奇怪國度！

——我這三年在德國所得的印象畢竟是不錯的。

九，二六，三二脫囊於瓊水薦羅盤纏的草廬。

二 我竟到漢堡來了

好容易結束五十二天的舟中生活，我竟到漢堡（Hamburg）來了。

抵漢堡的前夜，我差不多都沒有合眼過，收拾完了行裝，就躺在牀上，腦袋裏老浮着十載闊別的舅舅的影子，因為他明天會來接我的。雖然曾見過他的相片，可是他的臉孔，我還沒有相當正確的認識。

那天，盥漱畢，到餐室吃早膳，看見個個的搭客衣裳楚楚，現出高興的神氣來。這難怪的，為的我們的海程，已經夠厭倦了。

時鐘已打九下了，我們 *Frida* 的郵船已停於距碼頭不遠的江心。我倚着船舷，兩眼對着彼岸發怔，企候我舅舅的來臨，同時幻象着相見的情景，但他的臉孔在我的腦袋裏，還是莫名其妙的神祕。那時，朝霧橫江，輪船如鯉，輕颺飄渺着，帶了煤煙追白雲而西去。忽地裏

瞥見了向我們而來的小火輪上站着一個穿灰黃色春大衣的人，他的眼鏡在溶溶的朝霧中發亮。正在定神細看躊躇難決的當兒，他竟向我招手了。（最近我曾寄給他一幀影片，所以 he 會認識我的。）我也微笑揮着手帕兒，忐忑而怯懦的心房，也安定起來了。

我懷着快樂的心，跑到了吊梯邊。一忽兒他跟着熙攘的人們跑上來，我們就彼此擁得緊緊，而淚水也不禁簌簌地滾下來了。他打着半德語半國語半福州方言的口腔問我，我雖聽不大懂，但却理會他的意思。那會子，我的行李已被搬下來，交給行李管理員。我的舟上伴侶 Walter Baumgaertel 君也來到身邊，我便介紹給舅舅認識。他是德籍商人，很有智識，談吐不俗；他對我非常好，曾幫我不少的忙，復安慰我旅途的岑寂。

我們同許多搭客登上了船公司所備的小汽輪。我緊靠着舅舅在談故鄉的事情，對水天一色的景兒，也沒有閒工夫去領略。到了碼頭，直如矢曲似齒，堆棧矗立着雲霄，起重機上下地鉤貨，整齊潔淨，絕無騷擾，若一想起上海等處的碼頭，不由自主地嘆了一口氣。

我們一齊乘公共摩托車往稅關那邊，等待一忽兒，我的四個箱子也運來了。我便站在一邊，讓他人先檢。厥後，他們都檢完了，檢查員也有一點兒的倦意了。我開起小提箱給他檢，我的舅舅用流利的德語和他攀談；他聽得忘形，幾把四個存着必被重稅物件的箱子忘掉，後來，他中斷了談話，拿起鉛筆來，我一感覺到，便恬然地再開起籐箱。他還沒有動手，我的舅舅已先拿一罐茶葉給他稅；他恍然地把眼睛朝天轉了一轉，或許他正詫異我倆太不懂事，而當我倆爲傻傢伙的呢！

爲着他相信我們誠實(?)的緣故，他不檢我其他的行李。呆板而愚蠢的檢查員呀，你竟中我們的計了！

我成了一個漏稅的虛詐的囚犯。

我們僱了一輛摩托車，將行李載往車站。漢堡的車站很大，頗爲壯觀，但不及萊比錫（Leipzig）城車站的好。我進了車站，置身於巍偉的大廈中有點自慚形穢，其來往外國人的

臉孔，好像沒有那一般居留我國租界所謂「洋大人」那樣兇狠，那樣險惡。我將行李暫寄車站的行李部（因為明天要赴勃朗斯威 Braunschweig），攜着隨身的小提箱出來，在附近找一雅潔的旅館。

開了一個三層樓上的房間，兩人合住一塊兒，臨窗安着兩床子，靠門寫字棹一，沙發榻一，洗臉臺一，房間很不壞，價錢也公道，而且還有一位年青而嫵媚的侍女呢。

三，一九三二，作於遠道歸來驚魂甫定之後。